

王湘綺先生全集

王志



王志二卷

光緒丁未
刊於承陽



管仲尼以四端設教七十子皆親受聖言斐然成章其最著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而皆得其一偏誠以聖道高堅蓋鑽仰若是之難也然而曾參責卜商以疑汝子游謂有若似夫子則當世稱誦類守師灋雖狂狷不同而私淵一致論語戴記班班可考初不若後世之放言騁詞徒以快一己之私不務綜其旨歸也自秦漢以來聖徒絕矣六義日乖九流竝熾羣言淆亂是非莫衷馬鄭失於破碎程朱病於空疏儒林與文苑分馳從政與問學同敝去聖久遠宏旨未闕古今之道體將爲天下裂而晚近儒者猶復因緣抵隙入室操戈時以俗變相類議卑易行之事文以經術覲以干時主取卿相夫聖人惠充有符帝王自應初无汲汲於世之心而乃牽於所習苟欲以圖富貴不亦悖乎吾湘王湘綺先生抗心高尚恢張絕學遍注羣經殫發鍵奧綜百家而一貫應恆期於五百晚年綴講東洲請業之士負笈雲合有叩斯鳴無非不發博我以文各得其趣兆奎從遊十有餘年始知六經所以論道游藝必本於依仁修己乃來物之基入世有消搖之樂每於辟席趨隅偶有所受卽著於篇信知十之誠難聊舉一以自反因慕稱師之義而仿鄭志之名以署

首俾學者覽之得先生之旨因莊以入聖然後足破儒
墨之是非馳大觀於域外夫然而知此者蓋幾希矣光
緒丙午冬十二月弟子陳兆奎謹叙



王志卷一

弟子桂陽陳兆奎編輯

論初學階梯

答陳齊七問

初學之階論語弟子章盡之矣孝弟謹信固爲之本而其要在於愛眾及入大學道在親民親民卽格物也自儒者皆以防閑子弟爲訓禁絕交游而親婢僕子弟習聞絕交之論則亦以不肖待人而長驕傲及其治家臨民一無親敬任性妄爲竝其美質而皆失之則其孝弟謹信明德之功悉無所寄所謂其餘不足觀矣夫汎愛者自卑而尊人卽孔子溫良恭儉讓之禮也親民者忠

王志卷一

一

恕以來物卽文王小心翼翼之德也而進學養望皆基乎此一言蔽之曰不驕吝而已何以爲學受教是也何謂學問教者所不能施力恃其能問而後有學也問於師莫若問於友問於友莫若問於民故曰舜好問又曰不恥下問凡以達己聰也而知人之道在是矣讒諛雖工對問則窮故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然問非詰難之謂必虛其心以聽之故曰不憤不啟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又曰詢於芻蕘則無所不問而亦非易言問也人莫不諱其所短而炫其所長雖知學之在能問而未問也則又有多見多聞之術孔子屢言之矣人與人

接必有見聞心之是非不可誣也是在能自省耳自省則知慎知擇而學在是矣簡冊之學不若見聞之學一言一動皆文章也余每見讀吾文詩者輒訶曰有一生人而不之學乃學死物耶此卽輪扁之說

齊桓公讀書而輪扁笑使吾讀書則輪扁服矣心無所得而誦聖人之經典非獨人笑亦將自笑非獨笑書亦且笑聖人之愚人也今之學者皆齊桓矣晨讀書而午接人則忘其書幼治經而壯服官則悖其經經言君子不謀食而經生之謀食急書言國不患貧而書生之患貧甚糟粕之不存而何論菁華故曰多亦奚爲又曰不

王志卷一

二

思則罔是古今之通病也

論時事

答陳復心問

孔子言危邦亂邦乃封建天下國自爲政至楚詞遷書但言濁世矣世濁不必危亂儘有安樂恬熙之象而人心固蔽闇於大道屈原言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發憤之語耳所如輒窮終以裛沙馬能見其清乎自明亡于囂豈繼代矯之務爲謙靜上務優容下益馴謹倫紀之間相遇如賓休戚不關危言莫進以是相養眞性汨亡實亦無以責報遇大逆變以是爲適然耳今日得權則爲聖賢明日失勢比之犬豕於此而欲自立乃適足以駭

俗達人於此望望而去之甘老深山自絜而已矣

莊子言盜亦有道以余觀近世盜賊夷狄莫不昏庸只是言莫予違自蹈喪邦而已值我無能喻之亦恐喻之而彼莫聽也西洋之來不得謂之邊患直互市通商一市魁掌之足矣其中雜入傳教欲以生釁近日中國唯命是聽索膠州而得索海口而得徒以言取何必借端唯彼以教爲名我與教相抗激良懦使報復假姦民以忠憤滋生事端致尋干戈國家主和而愚民揭竿是樹敵也假令喻以毀堂罷鐸通商如故則中外相安混然一家據積威餌厚利潛移閭干禍不測矣洪寇之無成亦是強人拜上故曰愚也彼愚而我不知愚之愚矣

王志卷一

三

洪寇初平旋有天津之訟曾侯失氣東還江南與余遇於彭城問急則治標西夷今可驅耶余言得萬人分廿軍各以文人將之卽日去矣曾言

朝廷鑒於熱河憚於跋涉今議戰非遷都不辦余未敢發難也甲午之役京城危懼張孝達移南洋亦恐播遷余云此時搖足便亂出城不得益二紀之間勢異如此庚子夏秋乃招誘無賴以驅夷使雖竟破散而夷人大創騎虎著鑪進退維谷此卽余前所策也當事者不能乘執驅之姦臣首施堅持宜和然夷不能戰姦何所施

此後形見執紼吾無事矣輕行千里若在戶庭國威未沫則言事者所不及料也

宛平非可都之地加以溝洫久廢沙蕪荒蕪居民積惰姦盜叢聚乘衰棄舊正可中興而李督要結疆臣極言當還且慮在西便成偏安何言之謬也孤寄狼虎之間有何宅中之執便令夷國據有燕城於我形執亦無所損今所慮者唯在漕運國家新遷正宜從儉漕粟之給秦漢儆政自古未聞仰食它方但就西所有以供行在停止養兵自無京餉二千年積弊一旦去之富強方自此耳王者所至成都凡言形執者已非遠識周公營雒無德易亡及後東遷竟不召兵秦得百二日有敵警兩漢論都興亡安在况燕無阻固秦有山河以中爲偏誠爲迂論瓜分之說尤所未聞李亦爲俗所移暗相引而不覺耳

國患夷狄儒生策士之談也聖人隔絕中外唯恐其朝貢而不防其侵陵政治修明自無外患所謂來遠柔遠皆圻外國冠帶之邦聘使交通非勞心海外也自秦騁詐力乃有邊防猶曰遏絕非侈王會招致戎狄益始漢武自此天下騷然矣若今議海防則同夢語夷使列館何用礮臺乃我欲守之彼欲奪之彼知我之不能而姑

戲言耶抑恐我真守而姑嘗試耶兵船不入長江者彼不能耶我能約耶并心于外而不自料皆夷患邊防之說汨之故余欲海外內向皆請臣妾然後言經濟者愈窮矣

天下自亂吾心自治卽定衰太平之說也亂世求仕聖人之宏道包周身之防亦有時而致命賢人則有四避以全身爲上也然或感激知遇或立志功名受任危時各死其職亦有阨於貧賤困於筋力鳥籠獸檻今古一北任運委心聊同燕幕雖不能免亦不必憂此則知死達觀比前爲劣如其進無馮藉退有田園觀變塵海之中待色斯而後舉而乃饑逢拾橡殃遇求猿內養外養俱逢數極斯亦飲冰不能免熱畏溺可以自沈故曰適人之適役人之役生死利害不得至焉斯有道者所以制命也

光緒庚子春夏之交京畿游手閒民相率習拳執以毆外夷爲名或遂刼攻中民之習洋教者洋使及領事官惡之嚇總署使官禁捕出示五城目爲拳匪又謂之義和團云嘉慶中曾查禁然城中王公府第廝役多相連結每部堂輒有習拳者伺衙散則踊躍校技尙書以下未遑問也拳匪益張乃至毀鍊路仆電報竿洋人揚言

當助禽討而亦不爲意江湖間流言洋人必興兵總督大懼騰章請討拳匪語侵政府然貴人有主之者而拳匪遂入京城之中拳者和之洵洵不可復止初 詔捕拳匪再 詔改言拳民後遂槍斃德使赫攻使館洋人奔逃朝廷言戰而兵無主者不能助甄唯甘肅董軍董起降將無宿威諸大臣皆皇惑於和戰洋人初以爲我不能戰既構難礮傷相當短兵一接歿者數千遂不敢進戰又狃於挾我恥先言和而劉李恃宿名張督號通博喜包攬但知長江之不能戰不知輦轂喧闐之不可和於是連名昌言自居弱小不恤國體請和之奏六七

上朝旨不能拒又不欲召三臣入主和荏苒三月彼此執紉洋人乃稍稍進逼京城又無食難持久遂西行矣戰既不決并心於和天下議者頗以三督爲能慮患且以保全東南爲其功而諸臣益得意乃公劾王公且請回鑾欲以甲子以來御夷爲方後世有郭嵩燾其人者必亟稱之而和戰之說淆矣通商本不必戰則不成和棄燕暗得上策無所用戰必知和戰之名全無所施而後知夷務非大政也如人居鄉里爲盜勾窺伺猾豪挾持日尋訟師求官吏包庇則立見傾敗而非盜豪敗之也任其侵陵隨機應付小有耗損必不破家此理易明

而秦漢賢智猶惑之尊己卑人之習成人役而恥爲役
不勝其憤

答陳頑夫問疑

中庸言可離非道語云學未適道道一也而或云盜亦

有道或云不可聞

語云性與天道言生
義同天生物非此道

知行純駁之異

也或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爲道知道則入聖矣三代以
下偏霸之才各有所至而同於器小由未聞道也道統
九流流各有道道以御世故並行而不相悖流必忘返
故同室而致操戈行道非難知道爲難南轅北轍馬愈
良道愈遠矣

答問道不可傳

王志卷一

七

孟子言爲貧而仕抱關擊檟此言當時監門廝養多有
賢材疑其從公不知其玩世也抱關旣不得爲仕擊檟
亦豈救貧仕以行道道不謀食一言之謬爲後口實故
立言不可不慎也

答問爲貧而仕

廉讓之風本矯情之事所謂率性爲道不直情徑行也

非君相倡之則齊民莫便有行之者反爲笑矣自科舉

弊深士務于進近世君公好與役處尤惡隱退思絕其

流上下相推以成驕諂清議久廢俗染甚汙自非聖皇

莫能厲世然漢宋明代頗崇節操則鄉里月旦亦可挽

回名利相隨名必有利翕然成風不難返也但染於上

者爲風成於下者爲俗俗有淳澆要非政本有耻且格權
在道齊矣 答問廉讓淪喪

戰不可學兵不空談要待臨事制之穰苴之書司馬以
爲少衰孫子之書指陳兵執宜忌非謂讀之卽能戰也
我戰則克蓋得其道宋敗於泓比之文王不克亦不可
克也故曰軍旅未學言不可學亦不必學君將則用道
而已將帥然後有奇奇故不可學也 答問兵書

利澤施萬世道施之也非煦煦爲仁也爲愛人而施澤
則所謂堯舜猶病矣好言博施焉能爲博直是苟以悅
愚賤仁者所不取也使人自利卽立達矣以禮處人何

王志卷一

八

言利澤

答問利澤不爲愛人

損己益人聖人之道也墨子專之釋迦求之耶穌樂焉
然其徒皆莫之行以人情各自私也孔子麻聘以示其
義而當世莫之用則實無所損莊子曳尾後世多喜言
隱然不能忘世又人情也知道之人利害不至其前若
有天焉未有從井求仁而陷者也故曰聖人無死地君
子坦蕩蕩義在則爲不自私不私則無患矣游羿澁中
不中者命非恃天也天無害聖之命也知道者亦行義
而已曳尾者其託喻也隱者非好隱也 答問全身入世之方
諸子之書今存者筦墨老莊孫吳荀孟申韓皆專家呂

劉爲雜家公孫子雖唐人作語不離宗列子則誕矣鵠冠小家義無可取其文耳尸子鈔撰要亦無大義最弘大者其管莊乎老子文謹嚴而義精悍莊子稱其博大大於韓申耳史公以之同傳爲其俱役於世也孟荀見迂求役而莫肯役之墨子亦然而能自屈徇人尤爲人厭特以其自苦自貶故身後思之異於孟荀之方格不令人思也筦子亦得位行政其書如周官莊子不得位而達道其書如春秋著書者美於事此莊所以美於筦也若論其理莊獨明經個乎諸子之外矣

答問諸子

論治道

答李砥卿問

王志卷一

九

孔子戒不知而作諸子百家極論治道無其位而陳其事是不知也唯易陳人事號爲前知聖人先天後天以前民用有似乎空言非人事者此則所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德充符而應帝王必非屑屑條程無聖人之道徒爲妄耳治世備於六經其最著明者周官春秋一文一質一極治一極亂由今觀之周官緜密似非人情每月屬民尤近煩瀆意當時自別有應官之民必非釁工耆老閒居里黨無事日相講論等之稗官此今鄉里所常有非別徵召之也治鄉則必密治天下則必疏文質相救各因其世要在先自治而已修己安人堯舜猶病

聖無治人之法也况欲一事設一法哉王子明以盡罷
上書者爲報國范希文乃以秀才任天下一相一秀才
衣鉢至今可笑歎也夫

答呂雪棠問

五經五緯以備奇正通神變者聖之用也自儒生不達
天道術家但知詭妄讖秘之學有類妖符蓋聖學所傳
唯期致用若其自運必合陰陽至人不死豈關天祐且
形由氣化物以感通入火造水曾非鬼力知來照遠端
在識澄方欲參天地以爲方豈待訪乾坤而造度今傳
易緯
有乾鑿度鑿卽造也度數也造爲數布算可知往事
俗間傳有其書皆以數多少預作散字但能推已然若

王志卷一

十

偶傳偏術亦有先機自非體自精深要亦等於遠泥無
勞探索以擾神明 答問識緯

有道之歿皆自委蛻故曰知生知歿又曰大德必壽非
出神尸解之事要亦養性存神之效也夫氣以攝形氣完
故形固精以運質精實而質虛精氣不存自然而歿形
質無毀所以長生何必吐故納新引頸息踵乞靈木石
取喻鼎鑪希一己之朶頤入天山而飛邈去菁華而雷
糟粕爲山澤之頑愚乎而昧者聞文王與三則謂之虛
誕孔子寢七又無異凡庸以生歿別有典司天壽不由
自致是則公愚代某幸得永終北壽如顏詣終而立聖

之成否必定於天本欲塞奇恠之談乃反開鬼神之路
儒之失愚斯之最矣 答問聖人能自制成生

日食之占始自黃帝迎日推測歷法所興未有災異之
說也放勳繼作爰立羲和密合天人乃知感應凡地之
所以行者日也日之所以食者地也運行之軌道有常
而陵犯之限分甚近但使少避分杪略緩須臾地運所
舒日交不掩斯固聖王御世之寶陰陽消伏之方是以
堯稱光被禹傳月令禁忌多矣欽若昭然自夏以來不
言日食由數家淺識以交食爲不可移易故不以爲灾
也周公作典救日垂經厲世陳詩用行始詠若云假以

王志卷一

七

垂戒斯乃眩惑愚人益足啟其腹非何由望其祇懼 答

食爲異而非聖不弭

日食既有定限數家皆能知之類月再食必無之事惟
春秋襄篇史記漢年連月見食漢歷容有誤推春秋不
容不正自來說者於此回皇惟近歲西夷有蒙氣之說
蒙氣者雲凝空中如鏡背水銀上下皆照照下則攝人
物之象如蜃樓海市日中人馬月中文字是也照上則
惟見三光日月星之異形是也襄廿一年九月庚戌朔
十月庚辰朔正卅一日日再食廿四年七月甲子朔八
月癸巳朔正卅日日再食日辰灼然合朔分明其非史

誤了然可見其時正當見世孔子生歲及四歲之年若非蒙氣豈地軌因聖人而改乎蒙氣者日體不虧而光影如蝕正象孔子生逢亂濁而聖德常昭歷三年而復見表閏期之常度此以意測非有他据也

答類月日食箋云蒙氣

天人之際神鬼之靈其理灼然而情或爽謂相感應則有全無驗者西域釋子通之以因果然有因有果則非鬼非神或又通之以惟心心豈鬼耶嘗攷諸經知爲術數蓋古者卜祝各有專官今之方伎猶有奇異非得其德無由入冥有其術者神鬼通之無其術者亦無神鬼譬猶不諳執筆點畫無由而生始欲奕棊攻伐因之而

至至如前知小數別有師傅不關榮辱亦多巧中大要隨時好尚以爲吉凶且如富貴浮雲而季康逸於尼父成生旦暮而陽虎樂于仲由當身之禍福非吾心之苦樂而欲以刀山劍術恐嚇餘魂玉女珠宮用酬大德非理之談終將何勸執此以疑神聖又非其類矣

答問鬼神因果

血氣之類則必有爭道非不明氣爲之害聖人作觀莫不尊親季世道窮乃多侮辱絕糧不能無慍伐檀焉可不逃賢知之人遂生計校以爲凶彊者如彼懦弱如如此夷齊之餓未可晞矣箕比之戮是可甘乎雖設不怨之言乃似彊顏之語忿悁怫鬱呼訴殆窮莊子獨示以

逍遙齊其物論自比天遠頑若鷄飛聞言曠然反而自咎然後可以施克己之效游昇殼之中聖道可行實由於此其七篇互相印証多所發明本出一家豈有二道疑其題目是則卮言

答問莊子七篇宗旨

夫道不可傳非示深密由言者迹象行者權衡聖經垂訓不言本義視民如狙而曰吾子怒人猶虎以譬事君若究極根由則何殊孔禰是故六經重禮作偽教人如欲徑情反爲夷狄學者不悟頗厭煩虛然後莊子明其無是苟兄以爲性惡性惡之說或長昌狂無是之言普平門諍但行之而獲利雖先天而不違何必疑彼寓言

王志卷一

三

以爲河漢

論聖人不齊是非而莊子齊之

聖人所以不齊是非者在位故也若孔子溫良恭儉讓于季平衛靈佛肸陽虎皆淫凶之人而歡游無間冉有季路各仕權門但有嘆嗟初無禁遏使繩以名教未免穢稜猶不免伐檀幾于虎口當斯之際何地求安故知末世道消唯宜自治所謂不可與言言則必失若對楚商而言孝弟謁崔慶而言忠貞是謂危言亦爲愚情

論不

齊是非則已義不立

聖之求用者所謂僂也自壯至艾理無安坐故栖栖七十二躬躬百士太伯避歷亦適荆蠻接輿諫鳳先爲髡首

惡夫無事而不仕乃曰欲絜而亂倫若其已及明農老
還達巷則君國之政不問安危是以淮戎並興曾無先
覺哀康交惡口絕微言殆坐視其陸沈比求仁于無怨
苟危亂之未至將澗陸以考槃此自一代之科條豈必
周流而後可以今方古抑豈其時

答問聖人求仕之道

治世有要立身有本行政應務皆粗迹也儒者知其然
而以平天下本於誠意則又悖矣大學之教專在物格
物格者來歸者眾也不曰人至民歸而曰物格以物兼
事明非欲人之附己也事不虛至必有人矣故物格卽
民親在位則民之在學則物之也修平之本莫過求賢

王志卷一

古

得賢而萬事理所以得賢則必致知不自悟必由于
物物來親我乃知善惡初非盡通萬變乃後可應帝王
而虛語天人高談性命探原索隱究亦何爲或又詳作
科條太多政法鹽鐵河渠動究今古耳倦于聽納目疲
于徧覽博而寡要其弊又均

答問格物

聖聽一字也用主於耳貴通物情物不可逐物而求故
情在反身而得絜矩之道其謂是與欲得物情但須自
治本身爲教推放無難然行政須權等威有位聖之在
下與物無殊躬行鄉閭猶無感格施之家國必迂驕庸
諾貨避魑畏匡戾宋彼頑不聽我教何施居亂入危祇

以取辱而墨子矜其重繭孫卿奏其成相是謂失言曾
非聖道

論聖

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人之學道備不虞也其不見
用己之福也勞神搖精我何得焉石隱之人自知其短
故曰我有聖學而無其才誠無才矣則家不得治隨眾
興亾何貴乎道甯刻楮葉無混竿吹葢有得位而無其
立者余嘗悲笑之屢矣

論士不必見用

道家無爲而入世之意切儒家勤政而離物之趣多無
爲者徇物故有三寶議道者自己故非一途老聃之言
論兵荀孟之言明性足以見之矣道家欲佐人主常孳

王志卷一

五

孳於治世儒者但陳其義不合則不仕矣儒之興也三
代後之時執也周官經言師儒並舉師者官學儒者私
師所謂處士不仕者其必殷之末世伯夷之徒溯而上
之則卜隨務光其人與采其所言亦足裨政明王不興
則以型俗非治世之才也故名法代用儒術常黜儒行
一篇所言儒有云云其詞甚繇未知孔子先作之耶抑
命席後指畫而陳也大要弟子所增或當世成說魯君
雖不倦聽聖對必無此繇詞矣若後世卽以聖爲儒則
又出儒家之標榜要之儒不治事故其術最高

論儒

王充曰有文儒有世儒此又三代下之儒也項籍所謂記

姓名者矣章句傳經謂之書匠詞賦供御等於俳優比之孟荀更非其擬亦何惟趙宋諸子哀而陋之然彼識二陋而更無一得空談性道自命聖人無以位之強名道學此流既闢儒裂爲三言實行者無門可附貴者特達賤稱獨行然後知四教分途盡時變矣六經具在三儒罔識趨之愈下政教分崩否必有通昏將復旦不極其敝焉能知聖乎此又三儒之功也而若豪傑之士闔合聖行則天地有窮人心不息但不能治世殊於行義達道者矣孔子曰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言伯夷叔齊未爲聖也

申上論儒

言之無敝者謂之陳言儒者論著是也然頗復有人奉爲箴訓寶其一語致力終身此皆小說之流功同經訓故筭人教人手寫申韓雖復偏頗開卷有益諸子不廢意皆如此何分純駁妄作主奴唯釋氏譯文盡出文士味之可悅行之無準正可同之花鳥暇以怡情譬彼弦歌資之養性宜入文集不在子家

答問諸子

經曰多識前往語曰知多聞見史之用也本則尚書自昧者以同春秋而大亂史例但事變之來宜以經決事不豫設借古明之非欲贊揚堯舜譏誅桀紂以噲之亂譏堯可也成位爲正予紂可也皆假以立法非準此論

人已往之事又何足議故讀史但觀其情僞記其美善無取橫議以陷大愚 答問讀史

夫人性不同故歌詩有宜因時設教故六經異用殊途同歸聖而已矣依經者謂之聖非聖者謂之狂狂則必亂而時有治者得其一端失其本體也論者苟知小康之足樂大賢之可法而曰治何必唐周士何必舜孔曾不知我躬不閱大亂已成守常有餘與權則惑自非通經致用安能曲成不遺況六合來同烈風雷雨區區小德焉足當之見而驚怖亮其宜矣 論通經致用不足用

四方歸化與夷狄交侵無以異也淺識之士喜盛畏衰

王志卷一

七

遭時晏平偃然自肆及見侮辱憤泣而已故莊周以箕子比干爲役人之役以其因人憂樂也然春秋不能正之五經所言皆盛明事也身居篡奪之中日有修平之樂恒見己之不足豈計人之順逆故握要以圖不下席而天下治至於化通無外莫不尊親而我志不紛乾乾在抱斯所以祖述堯舜末不樂乎孔子以前固未言此治經致用莫切春秋非謂其政法多也 論致用當通春秋

多爲其法者周官是也不立一法者春秋是也鼃蛙壁蟲莫不有官所以進野人而文之齊宋江黃惟意所書所以約一己而質之周公治治而孔子撥亂也有人之

見存則課已疏矣後之論者亦求其精而欲以喜怒未發豫爲存養故功曠而不實事至而驚喪其所守一身之不自主而敢治萬物乎故志則春秋行則周官記曰議道自己置法以民

論周孔同異

三王弥文不能無敝世及之制禍有端矣周公見微作謚以救之孔子改制伐我以救之如是子得議父卽得廢君也外得攻內卽得易統也固湯武之所曾行而秦皇之所大諱傳不云乎知爲君之難幾於興邦禮先自治莫此爲急

論世及

養民非政政在教之政績非政政在養士今之言教養

王志卷一

支

者反此見民之困征役而務減稅減稅不已又振貸焉民積驕情且怠其上貧弱渙散寇亂乃生本欲生之適以殺之乃又積厚廩餼以養游士士不知恥惟祿是營根本並傾何國之立夫仁者知己之不妄食則不妄推食以與人也知己之當自立則欲人之各成長也士必官之則無游士民必業之則無惰民上不示恩則不敢驕士民堅樸則國本固故寡乎什一與桀同罪菁莪育才爲國之楨

論國本

老子薄禮墨子非命不憚譏先王之訓典而皆不諱兵習於俗尙無以勝之故也孔子則不然必不得已首在去

兵至矣哉夫兵來而兵以應之未已甚矣自古有兵則何懼人不勝其利欲而剽民以自衛求免得乎雖然身為人臣奉命總戎則有死無二安能不戰我戰則克蓋有其道臨事而懼士畏法也好謀而成下情達也二者在已不談兵也故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言兵事不待學而老墨之智昏矣

答問用兵

兵不待學禮亦不必學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內聖外王修己而已己何能修忠恕之謂也因事以求之本身以度之何畏乎亾國喪身不勝其私而專己以自利乃以危亾忱人主而政恣多矣恃己之不亾而求

王志卷一

九

以禮已亂豈禮意乎本不立則道不生周孔之弟子親為無本之言欲世之治豈可得哉故老子同傳於韓非孟麥才儕於鄒衍儒道刑法其不知聖心一也

申言九流非聖

論有恆

示歐陽笏山

孔子以無而為有為無恆又曰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恆之通於君民益與孝同也學者宜無此不恆之事而後世學者乃盡無恆故後世學者遂絕雖手不釋卷猶未學也恆之一言不易業之謂而必自不好名始

好名非求達之謂方志於仁而自謂仁人方厲於學而自命學人則其志外馳而言必違心宋人尤多此弊故學

聖愈以誣聖自命愈高而行愈卑學人下同於文人文人不逮於古人皆自欲標置誤之

古之爲文詞達而已自文以載道之說起而文成俳優何也欲人之稱好也八股目名雖自後起觀退之所作下筆便有千古之意愈自矜慎愈求人知夫俳優所以賤者欲悅人以求知耳奈何文人亦求知耶

文學一道也必自不爲人始不爲人則必不好名不好名乃自有恆有恆次於君子而內聖外王之學始此論語言政學宗旨實在於此余乃以推之文詞耳

論尙志 示謝龍伯

王志卷一

三

學者莫患於無事而孟子獨言尙志志道志學皆本孔子以爲宗旨然不善體之而徒高其荒虛之志漫無事則與釋道同趣終不能歸於實用矣故趙宋以亾其國非學之能亾國學者不事則坐視危亾而莫能救也孔子曰民不可使知而講學者務使民知乃至倡爲四民徒隸皆須讀書明理之言此耶穌爲宋學的派之証非墨學也西洋盛於明代明代不離宋說宋說出於孟子以性爲宗以志爲尙故王顧之徒一起義而敗敗而不死豈非志而不能事與今則不然但尙人而不尙已以西洋爲至治之國欲率人而贊美之又王顧之一變

其不事則同也

論儒吏

儒生爲吏多以迂拙見嫌而實以迂拙見容今日爲吏但能謹事長官時報解款其餘皆可以文具了事訟情不多實興作不必請況於教養之事上之所不問乎直行己意唯吾獨尊此亦牧令之樂也然有一患患在陽鱈陽鱈者常伺吾意以爲威福反其所行以爲毀譽吾將與之作緣而正人不入室矣又今實缺亦不久任鄉里正人懼涉官事將以清議叢怨而甘爲寒蟬牧令始至欲見一正人固已鷄矣況欲得其益乎宓子賤所以能爲治者專在父事兄事有人其所以有人在其意爲君子曾文正成功大於胡左以其作侍郎有文學廉正之名人冒從之遊也故欲求賢雖折節禮請不若以氣類感召已既能賢始可致賢士得賢而天下治矧一州一邑耶俗吏求自振拔又不若儒生之易則儒生雖迂不至拙也

論耐貧

示廖卓夫

自宋以來學者皆以堅苦耐貧爲先余所見先輩儉覈極矣少年氣盛頗不然之在曾軍人皆衣布余獨衣帛晚飯乾菜余獨食肉以爲節行不在此也其後諸公各

富貴亦稍稍改故態唯獨劉蔭渠自在書院時敝衣憔悴及爲總督其容不改余又竊嘆歲寒一色唯我與爾然蔭渠所設施不能過胡詠芝而詠芝揮霍效唾萬金益信奢儉無關政學之優劣也及身教授多見英賢經歷三十年求如爾時曾左伯仲益不多有無論其他往往未富貴而已改易乃知人不貞苦果不足恃諸公不滿人意者學不足也其立功名者能耐苦也余雖不堅苦而不畏貧今之賢哲殆所謂一貴不復可賤者尙能任天下事邪子貢欲濟世卽是憂貧人必先憂己之貧而後思博施孔子之教切矣己不能立卽所謂未足與

議者學者胡可不勉也若宋子京在書院食粥是爲後日笙歌地步則耐苦者亦爲僞儒要之自立當自無求始能自立而後立人是學者第一要義豪華跌宕不足以知學疏食飲水正足以觀人卓夫仁弟選貢不第正與劉武慎同立思武慎之賢而擴其設施是所望也尤望與同學諸賢共勉之矣癸卯正月鎖門靜居偶有所感書此爲贈

論民議君憲

西洋工商之國無須君長但有酋豪所謂政事唯獄訟及交市耳及漸染華風慕其文飾然後立等級分事學

今之法律悉由摹倣非由此以致治也皇古之先莫不
先民後君因君有臣積威既久乃成隔絕欲救其敝勢
必自上議者乃欲復民權於叔季之世徒有其理必無
其事風氣既開彼民權亦復不行優勝劣敗卽弱肉強
食之說有輕重乃有權民則無所用權也

論扶立中人救亾之術

修己則自賢不待更求賢也欲扶存小國中主乃道家
墨家之旨強聒曲從以顯己能功名之士不論政本管
仲相齊其明效也身沒而已猶當遇主諸葛不能救陸
遜之敗魚水之謂何哉然佛胥季桓尙迴孔駕終不照

王志卷一

三

其無益而徒欲潔身士君子出身徇人要必有感激之
誼未有挾策納貲先爲干進因人薦達以冀功助枉尺
直尋必無之理也

論先後異趣之由

刻覈太過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律已繩人皆貴寬廣
自負其才不能自見乃廢然曰吾無賴矣不如從俗俯
仰聊以卒歲舉凡前之所恥罵皆躬蹈之而猶曰吾有
所激也此所謂失其本心責人太苛不盡滿所望乃憤
然曰是不可輔則決然去之不知孔子之答鄙夫必叩
兩端也輕與之絕而不自知其不忠此又與諂諛者無

異故曰過猶不及

論學軍旅 示李仲飛

衛靈公問陣孔子對以軍旅未學他日又曰我戰則克
論語亦屢教戰則所謂未學者言不可學言不教民戰
亦非教戰戰不可教教者陣也陣卽今日之操演唐人
甚重之以爲出於黃帝而推諸葛八陣爲精所謂先爲
不可敗小說言孫子教人戰正是陣法而孔子必不學
者學陣則藝必精精則自視甚重重則愛身畏死必不
能戰也非身經戰陣不知

論格物 示廖村魚

王志卷一

五

凡學求用世先須格物物來順應在知其情孔子言鄙
夫有問扣其兩端鄙夫患失無所不至所謂兩端卽得
失也如今執政殆鄙夫與然彼志得失與言仁義斯不
智矣兩端旣竭仁義自明故教可施也置身孤高則人
不附處貧賤爲人所厭輕居尊高爲人所排擠自謂守
道而已離物矣如是見聞孤陋事理差錯一切本領皆
無所施故格物卽親民也謂之物者不可言致人招民
以物統之非物有本末之物

論經學詞章人品之異 答陳齊七問

今世所云經學詞章卽史家儒林文苑皆士人之一藝

入世之羔鴈曾非學也聖人詞無不章學則垂經雖自
天生亦由人力用以應世沛乎奐乎後世學廢士思自
見篤誠者則傳章句穎慧者則炫文華聊寄聰明無關
德性然或因文見道養性怡情就其所成亦能變化通
經者未有不文能文者未有無學文學之士未有無德
史傳所訾馬融戴聖范曄謝靈或本非經師或忌其文
采轉相加諸以爲談柄阻人進取害其成名取彼爲譏
非雅談也但就彼所近亦似有由章句迂拘則誘於利
祿文章輕靡則易致纖佻由先不依仁乃同游藝鑒其
所失本末自分今欲爲學在先立志吐弃凡近趨向高

王志卷一

壹

明見彼迷方驗其失路何暇尋摘以自比方知藝非學
則無怪矣凡世人忌材故尤忌學多方謝阻務撓其成
有迂詐而不識字者豈經誤之耶狂不自蹶人蹶之也
但求不蹶則鄉原矣無主則百術皆疏有本則枝條自
茂不可曰江河必招眾濁芳青自欲煎燒也至於老莊
本非一道老出史官專論治術莊傳春秋但在自治同
本經學用意則殊老之流爲申韓務欲治人也莊之傳
爲道釋均於爲己也爲己自可不學特恐無以治人故
始游消搖而終膺帝王所謂成己成人合外內之道也
老文近經莊文有詞則文質之所分乃枝葉之流露然

學無二道藝有百家安得歧杯酌於江河指荃蹄爲魚
鳥但當依經以立本託藝以適情弘量以取人泛愛以
觀世無輕於議古刻於待人則取恣旣高心源自濬讀
書能觀其大出言必然有章有德必有言而道藝一貫
賜敏參魯俱稱學人以吐弃凡近故也

論經史之分

示周渙舟

經學以自治史學以應世世之人事皆非情理謬正經
如以經義繩之則自入荆棘矣釋迦遇弟子問極恠異
事皆不置可否但爲說故事一段卽史學也如鄙夫之
營利羣小之附羶縣令之生事委員之討好鄉愚之受
屈良善之被欺極其變怪皆古管所恆有南昌一案離
奇變幻拳勇一事薄海震驚攷之前史皆成例耳孔子
以浮雲比不義初無厭惡不義之心而有坐觀浮雲之
樂漢宋諸儒自成黨禍其亦不知史學之咎與因感而
書此

論處家庭之方

示賀幼林

九世同居管稱百忍此黃老之學必爲申韓者也家庭
骨肉之間用不得一忍字亦用不得一直字宋人言父
母無不是則更悖矣父母至尊而可有是非之說乎經
曰門內之治恩掩義掩之云者但見恩而不見義也如

保赤子赤子之行有何是非不免水火母之罪也豈嘗責其赴水火乎推此以事尊長自覺彌縫補救之不暇以處卑幼則直視爲赤子而已如此心平氣和何所用忍

論立志 示陳兆鑾

士莫先於立志志定則能自立矣後世以儒者先須治生薑齋非之求闕是之薑齋富求闕貧故也謀食之道萬端不能自食者韓信鄧通之流皆惰民非士也鄧初爲船夫則初自能謀食後習富貴而惰耳許所謂治生者亦是積財非謀食也顏子有負郭之田孔子襲駟人之業猶自簞瓢疏水少賤多能豈非資生用弘成家不易乎但顏只是在芘蔭之下不改其樂譬喻之詞非眞貧也眞貧豈不謀供養故樂貧非顏實事

論恆心 示謝薊晴

無恆產有恆心者唯士爲能蓋富貴家子弟多損其志故俊士多起於貧賤及稍有成自視固勝於同時貴人也而怏望之心生矣殊不知其有樹立已自食其報仰事俛畜但不從心耳未遽凍餒也而自以爲難堪故孔子設教諄諄以憂貧爲戒身爲家主身憂則妻子皆不安貧怨嗟不堪矣子路問貧無養孔子教以叔水其賢

顏子亦曰簞瓢顏子亦有養親之職者未嘗勸其祿仕貧何患哉預計後來則日不足隨時且過則心自閒生今之時習今之俗不諳農商自無金粟但日率常課盡力所能勉督妻子亦各盡力不求分外不計將來未有餓殍者也余幼有詩云自古多餓士誰能累其身夷叔不好名餐薇用長存餐薇而已更有何恣陰隲文言前明狀元身挑苦菜彼後食報者也若前年狀元今年苦菜亦豈有異哉滕文問事大國孟子教以死去蓋儒者之無術如此

論士不必憂貧

答廖春如問

三志卷一

天

世衰而後有貧士士故貧也求富之道多端而孔子曰不可求不可者以道不可卽所謂貧賤不去也而又曰君子不謀食耕者餒在中則求富謀食亦有不得之時切示學人消其貪競與爲政去食要之以死同爲奇怪可駭後之人口不言而心亦不瞭於是謀生理財之說興自儒生倡率四民唯知財賦子路亞聖猶復傷貧豈非饑寒切身俯仰失計有以動人之心志哉何以救之唯縱令營謀極其智術窮而後悔乃悟徒勞若有志於學則當先明此理反復聖言知其確實見紛華而不悅樂疏水以忘憂國不患貧唯求自立同一理也大學之

記言君子有大道又曰生財有大道子貢言施濟孔子責以不仁經典相傳以救末世此之不達而請學稼圃豈不知饑饉之爲灾乎但知耕之有餒卽知貧不足憂妄念立調身心俱泰佛制乞食意亦如此後世學人當須先了此義然後立人達人無煦煦沾沾之態此則三代盛時所未慮及也

春如仁弟前送紙索書百忪中爲書之而侍奴誤置匱中不知爲何人所得一字不憶矣以其家貧苦學有憂生之嗟復爲作此富哉言乎從此地上錢流矣

論學須論事

答李砥卿問

王志卷一

五

論學祇須論事事乃見學也通經不致用孔子謂之小人儒子夏傳春秋禮經喪服詩書故有此箴記傳記子夏過失多矣經亦未能通也言則知之行則忘之豈非分事學而二之之誤哉曾子作孝經自天子至庶人皆以行事爲孝無用則無體有功而無德者未之有也如是則近於子路所謂何必讀書之說是又不然不依經則不能立故思而不學則殆殆者勞也危也上智徒思則勞高材行事多弊唯以經義斷之沛然無疑毅然不回有物來順應之妙非道家所謂勞身以役物者矣

論狂狷

示宋芸子

狂狷皆非中行而聖教先取狂者由靜而動動而之靜
狷以靜爲動動而難靜也世說云外雖虛靜內實俠動
余少時見而一驚以此自省始託於莊子以自救消搖
游以下之視天如天之視下大哉妙哉有如是之消人
情忿發人深省者乎應世之道用行舍藏未有干世者
也其世愈亂其心愈治凡假悲憤以自炫自溷者中無
所得耳聖道至儒家而始隘儒家皆狷介之人其先主
敬主存誠以自繩削不勝其苦乃溢而思富貴中者立
功名高者言行道所如不合則遂廢棄畢生營營終無
樂時豈學道以自苦乎文王繫彖曰小狐汔濟明王不
興必有主者乃欲仰其鼻息以爲榮寵箕子比干役人
之役廝養之材也遇堯舜則榮華歌舞遇桀紂則僇辱
羈囚何其不自立乎學道有年不勝其企幸乃欲從俗
一試以求一快又狷者之病也先自高以立其節乃怨
人以平其情狂之所以進於道也孔子論學先求適道
適道則廣大然後可與立儒者不知道而言立立不可
權則顛矣此爲學之初基處世之上藥入聖之極功余
生平所得力而無往不消搖者

宋芸子狷介人也有憂生之嗟忤時之慮多所謀畫
視人太高願以此娛樂之

論爲宦之方 示程仲旭

仕宦在後世爲一職業不獨行道致身無人當此卽爲貧而仕亦實不然大要於四民之外增此一途雖富室貴胄與抱關擊柝爲伍官途流轉所謂正途真除者或反隸於貲郎雜流之下故流品不可澄也記曰在官言官諺曰官場如戲二說莊諧不同其實一也孔子所接衛靈季康之流其所周旋陽虎桓魋之輩必聞其政弟子所疑而一以溫良恭儉讓處之又曰忠信篤敬行乎蠻貊所謂天下自亂吾心自治鄙夫問我叩其兩端士君子持身接人自有規矩不因人而輕重也如此則人

王志卷一

三

皆言利我自守廉眾競趨時吾仍率禮處必爭之地存無競之心俯仰甚寬境遇無累從官之日猶家居之日也先安其心然後應事故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不誤故但責其佞言不學不能至此境也近世從官皆趨川廣吾皆久客其地親見官况之窮率困饑寒甚於他省彼其來爲求富故貧者不富富者反貧也試用候補不可云非官隨事有禮隨宜處之各以學識爲深淺不可豫設教也能知從官本意在求職業無事之時猶士未執經農未負耒無所容躁急也有事之時猶經必求

解未必深耕無所容計較也如此常得寬閒自然清暇免於斗筭之譏矣

仲旭世講學習期滿寄書問從官之宜輒書所聞以告從政他日得補官或大用本此推之亦不踰矩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余每思之嚴冬汗下聞友好中得大官秉大政輒代爲思之未有能立者也使仲旭他日能立則余言不爲無功矣以能立必先安心也

論讀書門徑

孔子論學務在成章孟子論士憂爲鄉人學有門徑不

王志卷一

三

可苟也讀經而不知孔書之僞覽子而不知家語之誣文襲八代詩通唐宋注混鄭王學稱朱陸雖復博聞強記麗句清詞不登大疋之堂有愧兔園之冊而况奉八家爲文式推袁趙爲詞宗經讀四書理言五子論史則尹袁諸說習書則宋趙餘波毛公解詩澣衣自潔介甫讀史朝報爲譏以鄉塾之見聞測聖皇之典冊其爲鄙陋豈冀開通近者曾文正亟譽俞曲園好學論文優於天下余疑其語徐問所長曾乃曰蔭甫自爲當世聞人若作者之林未能逮也然則前輩獎借正足陷人故爲學當廣聽說自據胸臆而真僞雅俗必先瞭然否則北轍

南轅御良馬疾徒拋心力不見成功又况飽食終日者乎

論通經卽以治事 答張佩仁問

湖州分經義治事爲兩齋不知其經是何義事又何事經者常法萬物所不能違後世事皆例條知之無用鹽漕河兵其書充棟依經論之則鹽不可稅漕不可挽兵不可養河不可治疏泄因時烏用成書孔子曰文武方策人亾政息故經不記事但論道耳且如西夷用礮特以恫喝我效而造之將以欺誰而推本算法附會攷工不過欲徼用竊利耳豈曰治事哉勇士一人雄入九軍

王志卷一

三

伏雞可以搏狸匹夫不可奪志畏礮而欲用礮必失所守矣國不患貧而言生財大學反復戒之今乃并心於升政假使金珠成山槍礮填海適足藉寇齎盜耳世人但懲空疏之談若今所謂實事乃反不如空談猶爲近理士君子在野不仕進唯通經明理而已不必留情於無用之俗事

論學

不廖卓夫

經史子集號爲四部此藏書家名目非有四種學也九通只是類書近年廢四書文乃請以九通命題則是於苑園册求生活更淺陋矣又分漢宋新舊四學更不知

是何學儒生不知學尤不知書蓋儒術之敝極矣宋人所謂晦盲否塞倭人所謂腐敗由科舉久世不知學故也然以漢制爲善則又不然漢立博士仍是科舉諷九千字爲吏亦猶今通五經爲進士有此說而已故曰三代後無學

論爲學當治經

爲學但當治經讀子史者失學之人也如蜀主擾攘干戈故手寫申韓石勒不識字乃讀漢書吳主亦云開卷有益以經典博奧子史簡淺故也儒者乃以博通子史相誇則視爲詞藻無關學矣諸子各有所偏莊子天下

王志卷一

三

篇論之亦詳其未及管商申韓者尤與學術遠也但取今存者觀其旨趣自足知之史論成敗尤無所益望其得失乃是機權事後論事何關損益今之讀史但知體例耳乃是作文之一端亦無關學學能通經自知文體曾滌公嘗勸劉霞仙讀五禮通攷劉讀一過問曾云細看只是類書曾亦啞然如此方知子史不必讀

論士先志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此政學之要也官不先事則無政士不先志則無本後世官多而不事其所興作皆在職守故民貧盜竊而議教化士不立志而隨俗轉移

故中正科舉皆爲時敝孔子言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然則不必在官觀志而可知其事矣十五志學七十從心從心者如其十五所志得爲學人也何謂志學不恥惡衣惡食而已

論學有本

凡學當先有本所謂本者卽已職業也有職然後有家有家乃有身斯可言學矣三代時民各授田而顏淵簞食則是待隣里餽食疑其時公私學盛亦如今書院有膏火費也顏自有負郭田又得館穀孔子乃亟稱其安貧非以其不謀食乎今欲不謀食而學則非授童蒙卽

王志卷一

三

當居書院計歲入不過十金妻子恃此以活故又須內助也婦工歲亦可十金貧則甚矣毋憂無食先辦此乃無求於人又何楊度之憂得至於前故以爲倭學皆自謀食始

論讀書課程

學以有恆爲貴又不可疲其神智當其有得自有欲罷不能者然不可以爲程也宜就其所喜常致力焉又就其所最不解日致思焉十二時中以六時休息六時中又令有四時優遊此二時則必不可令無功如此久慣雖休晦時亦用力時矣雖仕宦困苦老病每日必有用

心之處則所謂惜寸陰

論習禮

治經必先知禮經所言皆禮制孔子訓人則先詩後禮先詩以通詞章知文字虛實用意曲折當時無攷試之學今有八比八韻已得詩之大意唯講禮倍難於古故自漢以來唯重禮學官禮是典制本原禮記推其宜變諸經所言有明見三禮者引而釋之有不見三禮者旁推以通之余所著八箋略發其例矣

論行可之仕

答蕭少玉問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一饋女樂則見不行矣

王志卷一

三

故漆雕諷其未信其至邦聞政致爲子禽所疑以今論之衛靈魯哀誠不足以當少荃孝達而柯趙又豈若季斯哉然則行可問政當與委蛇明矣

論學先立志及入世之方

示廖春如

孔子言爲學先在志又曰匹夫不可奪志則志卽勇也治人先智治己先勇皆仁之用耳故罕言仁而惟曰克己己非私也古之學者爲己己欲立達志乃克之故吾論士人先須有壁立千仞之氣振其昏惰去其瞻徇審於義則達於世情矣世情俗見何關榮辱毅然不惑則其心專作事不遲疑智不足也智之不足學不至也學之

不至志不立也志立則免俗矣

至於處世無所用志貴明而已矣人情不相遠古今事同凡極可怪至難處之事莫不有所以然惟在知其情而已智則無畏無畏無憂故智能生勇也獨立不懼故遜世無悶舍之則藏故用之則行

若人之待治於我則學者得意之事矣推其所長用無不效而學者往往不能用世亦不智使然矣致知必先格物物不懷我知必有蔽可以專恃學乎舜察邇言文求窈窕惟在廣視聽也吾嘗論左季高做秀才時便安排宰相身入軍機惟日日求去所學謂何益無智因無勇耳推求其做作秀才時安排宰相者便是無志故曰不學無術學者乃可當之霍光無所謂學又有何術先學乃可責其不學先學而後至無術則先學實非學也孔子又分學道立權爲四等以廣誘學者余惟以一學字該聖王以切箴學者

論道咸以來事

曾侯始起由穆鶴舫大用自肅豫庭皆世所詆訾者其隄之由祁倭兩文端皆時所宗敬者胡文忠得行其志內有文孔修主之直以典試同罪後俱起用極力爲之道地文亦穆黨贊成大功因公濟私殆有天意李少荃

平生服事翁二銘於曾茂如也後爲翁叔平所排至興
大役欲致之歿先議缺路扼頑關口李失計不敢出一
言賴張香濤陵空構虛翁乃倉皇出走然日本之役李
雖幸免而名敗莫贖矣余嘗謂之君推崇翁二銘過曾
滌生顛倒是非故其子以此報李但笑不答也世上恩
讎皆有冥數初非身所自主也

行與學分由士君子不能辨學故也六經興於孔子九
流生於六藝質性有偏宗主各異要之九家皆通經之
人而漢後治經者初不得經之用訓詁詞章性理考据
經義演說等級自有高下其無關經學一也而取士者
以爲權衡求進者以爲羔鴈所學雖極博通了不關其
行事茫茫昧昧一任身世之遭逢而已及躋通顯乃恥
無文則又取訓詁詞章性理考据擇其易欺人者而託
足焉又科舉後之科舉也有悍然者曾不自恥乃以學
爲無用皆後世學者所自取孔子曰今之學者爲人足
括二千年學人之敝

駱文忠以清鑒收盛名時謂中興功臣皆所拔用與余
亦有知譽之正然皆非其本旨也湖南空虛萬事不辦
曾侍郎獨力治軍不惟不助之反多方以扼之官士承
旨視曾軍如土寇其用左郎中由張石卿移交待之同

胥吏白事不爲起見必垂手侍立余嘗面誚之劉霞仙出幕署藩司見輒齟齬凡事皆主於楊重雅侈然自大垂拱仰成則其所長也江南底平嚴受庵書抵曾侯以爲當推功賂公聽遠者不審如此曾以語余相爲笑歎又世皆言左由曾薦當密寄問曾時曾覆奏左未能當一面恭王違眾用之李在軍中不見知常發憤悵望後以沅浦俊臣俱辭避李乃自請行非曾意也此條惜不使郭筠仙見之

記曰大臣汰小臣廉大臣不貴廉也能守汰立法無不廉者道光末穆相最爲貪黷其門生勞文毅遷冀甯道

王志卷一

三

入見臨別餽五十金穆辭不受云汝官不及此再入則可送矣當時非陛見人員無由謁軍機也其後肅相受浙藩餽亦止五十金轉以贈余同治以後府道州縣皆得見政府初遺百金後乃千萬輦賂近廿年遂至卅五十萬以多相誇故余詩云夸名徇權利管聞順與彰收守空候門魚睨上高堂奈何當塗客斗酒博伊涼言招權納賄中亦有老成典型也

詩北山十二或寫亾國之臣有此十二種道光末大亂將興封疆大臣不知叫號程晴峰治防衡州黎樾喬渡嶺訪之盛陳兵勢問其方略程但笑不荅黎因言今零

桂空虛何以待寇程微晒曰辦防只能如此矣四哥豈別有辦法耶黎失對而退及寇圍長沙羅文僖主防練城中人士就行轅策戰守半日罷議所親私問羅今計將何從羅笑曰羣麻雀嘴喳喳我總沒聽他塞相至湘潭梯而入徐仲紳代之留潭七日不進時議以爲不相逼得大臣體當時從容養度如此至曾滌公必折節下士急迫求助駱相猶甚惡之其後乃爭言求材而又有翁康之事矣

無病而呻自誤誤人不知者乃以爲深識遠見皆書生策本中材料耳道光中始有經濟之學包慎伯龔定庵魏默深皆博通經史文章亦足以已不富貴譏切公卿干預時政多設方沘草野之士頗爲所惑皆有厝火積薪之憂弁心外營不知自治迨及今日變亂政刑海內騷然愈益亂矣漕河鹽兵何關利害英俄美沘不足盛衰壞鄉里純樸之風爲杞人憂天之說憂銀漏洋而忘捐金沈璧憂國貧弱而忘不均不安憂民竊情而忘申警憂沘不善而忘政息才智之士如此悠悠之談和之而彼栖遲偃蹇者乃酣嬉於顯位亦啞然笑天下之無人也所謂經濟者究何濟哉

軍興之時異人輩出曾胡左郭物色風塵余雖弱冠亦

持月旦有一長一技必互相騰告夏請龍目觀看無私賞也承德李雨倉布衣徒步徧歷江湖各營曾沅浦資之至潭曾侯適奔喪還籍與余評李云季高亦無以審之余以其來鶴突敢爲大言疑其蒲山黨也方躊躇所以待之聞胡公已署領一軍矣好古矜奇與士卒同行伍令不行於一卒同時有何鏡海吳翔岡皆上下古今歷試將相戰於撫州列將不援并致狼狽於是沅浦季高昌言文辯士不可用矣李後從多軍統帥漢南亦無成功再任烏蘇權將軍復禡職大言無改也使不受任但從容風議豈非王佐奇材哉

王志卷一

望

朝廷用恣嚴於滿臣以爲優禮漢人亦以爲不足責也軍興未誅一將獨青墨卿踰境受戮胡詠芝繼之遂不敢退一步以成大勳故余有詩云向非戮青麀軍法無所施有死之心然後可戰向使馬江遼東使館之役斬一帥臣何至詒旤被辱哉共和之政姑息爲姦亦漢臣牽率滿臣積漸使然也 文宗無滿漢之見猶守家

恣不責漢臣其後何桂清林福祥雖致極刑無所懲勸由事後論罪又在哀矜之例矣軍將唯席研香頗能用恣餘皆以身率士而後能戰孔子行軍不與暴虎有以哉

思立功名先須養望人惡雋異尤須恂謹湘中前輩大都樸魯起於帖括不與世事及其顯達率無時譽最名者陳滄洲則江南士人之力也其後曾起農家胡稱貴胄諸所措置曾不及胡而同時名人希與胡接由其少無邊幅又荒於學涉故也使曾有胡材略胡有曾聲望則豪俊效用規模宏遠中興之業實成自胡而外議不知所由或謗或諛皆非事實自後起者更不足言望樸魯之氣又不及前既匪生知全無濡染欲出任世事可哀也已

曾侯軍敗靖港湖南藩臬會詳巡撫請遣散其軍專疏

王志卷一

聖

劾治賂撫手還其文明曰湘潭報捷俱慶更生其豈奏捷由提督領銜朱批嚴詰何以獨倚曾軍卽罷提督以曾副將代督官民愕然知天子明見萬里又奉詔命調司道隨軍治餉藩司徐有壬頓首請罪余因建議可卽檄徐隨軍曾侯歎曰庸人徒誤我事何取快一時之意余悚然敬服知其必成功也其後浙撫移文謬題欽差大臣旋以文來云貴部堂并非欽差合行更正曾不堪其侮憤然辭歸雖荷優容物望大損一人之識後不及前亦以幙府無人不能擴其識也胡則善自貶損人又

議其任衛六

王志卷二

弟子桂陽陳兆奎編輯

論唐詩諸家源流 答陳完夫問

三唐風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見故不復摸古奎案擬古嚴飭莫如

晉代或襲其字句或師其神韻雖無定法各有偏長陸詩不逮曹者氣局不及也才力各殊時代限絕由晉迄

唐詩法乃駸駸日下矣陳隨靡習太宗已以清麗振之矣奎案陳隨諸作

原於蕭氏父子專摸字面遂少風致陳子昂張九齡以

唐太宗頗思挺拔而集中未見名作奎案公幹詩氣特蒼

公幹之體自抒懷抱李白所宗也鬱兒似學子建而實

出老瞞故靈運極稱之陳張感遇諸作用單筆而運以

理境乃學嗣宗詠懷所不及者彼靈光此凡骨也極勁

處頗似公幹汎汎元結蘇渙加以排宕斯五言之善者

東流水三詩耳

乎奎案次山在道州諸作筆力適勁充以時事可誦可

謠其體極正少陵氣致較博而深永勻飭不若也渙

固不能如元其劉希夷學梁簡文而超豔絕倫居然青

情次不如也出奎案希夷原出江謝脫手彈丸宛轉生王維繼之以

情歌行五言具闢新體亦擬詩上乘烟霞唐詩之逸遂成芳秀宜案右丞諸作吐屬高華實

痛黃花川石門等篇格調清新微少理趣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蕭楊父子時作之

篇橫絕竟為大家然皆短篇寫興即席口占至若虛乃

擴為長歌穠不傷纖局調俱正前幅不過以撥換字面

生情耳自閑潭夢落花一折便縹渺悠逸王維桃源行

從此李賀商隱挹其鮮潤宋詞元詩盡其支流宮體之

濫觴巨瀾也奎案昌谷五言不如七言義山七言不如五言

然皆原宮體宮體倡於豔歌隴西諸篇子建蘇欽大其

波瀾梁代父子始成格律相沿爾承久而愈新以其寄

意聞闡感發易明故獨優於諸格後之學者已莫揣其本矣杜甫歌行自稱鮑庚加

以時事大作波瀾咫尺萬里非虛誇矣歌行皆出齊梁

多以足飭為宗堆砌陳典故當時有點鬼錄之笑至李

杜乃能闡絕靡習放筆騁氣李以縱勝杜以橫勝並稱

當時若夫雍容包舉跌五言維北征學蔡女足稱雄傑

若生姿則東川獨擅矣其後劉琨頗學之入以此詩有

它蓋平平無異時賢夫氣故疑非文姬所作杜甫一生擬之遂成大家北征

猶不免粗獷處如垢膩脚不鞵數日卧嘔泄等句亦是

詩中一病然瑕不掩瑜耳叙天吳及紫鳳一段描寫工

緻學太冲嬌女詩章恣則似蔡女其由秦入蜀諸作均

斐然可觀泛響韓愈並推李杜而實專於杜但龔粗迹

南以後多入湖故成枯獷奎案昌黎學杜以估偏聲牙為盧全劉义得

漢謠之恢奇勝不能得其縱橫處所以傲也盧全劉义得

孟郊瘦刻趙壹程曉之支派昌谷時有嘲諷然干篇一

格近於隘者白居易謔行純似彈詞焦仲卿妻詩所濫

觴也五言純用白描近於高彪應璩多令人厭無文故

也奎案高彪清戒應璩百一雖歸澹遠而要皆有理境

故令閱者不倦居易急求知名意陳於詞遂令老嫗

能解七古又遠儲光羲學陶屈俠氣於田間後人妄以

不逮元微之柳韋配之殊非其類奎案儲獨得句詩之骨柳襲句之

耳唯白香亭晚年學句頗見精采而應物郡齋憶山中

以今事擬古題動輒掣肘尚非大正詩淡遠淺妙亦從陶出他不稱是非名家也奎案唐人

不少而拙重者難觀以未知運才力於資質讀唐詩宜

也韋蘇州詩有致而無氣骨所以不能配儲博以充其氣唯五言不須用功汎覽而已謔行律體是

王志卷二

其擅長雖各有本原當觀其變化爾奎按從八代入手不過趨於唐從唐追八

代則逆而難

論歌行運用之妙 答完夫問

沈沈牛渚磯舊說多靈惟行人夜秉生犀燭洞照洪深

闕滂湃乘車駕馬往復旋赤紱朱冠何偉然波驚海若

潛幽石龍抱胡髯卧黑泉水瀕丈人曾有語物或惡之

當害汝武昌妖夢果為災百代英威埋鬼府以上平叙詠史常例

青青蘭艾本殊香入正意却用蘭艾與題無干此作者之意以喻小人不極之耳然於文

勢極矣兀有辟易萬人之概盛唐以後察見泉魚固不無此接洽專恐人不知耳便無詩意

祥挽入本意引古語濟水自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

王志卷二

三

狂小時見元微之舉此二句以為古今詩人不能憂下

句神心竊疑之及後盡學三唐及六朝歌行乃知此二

從容說來如恰合題分也離海直下萬里深二句白頭

聞四句後乎此者遠別離海水直下萬里深二句白頭

吟此時阿嬌一句江夏贈韋水頭陀雲月四句皆是此

不而故耳若韓退之尤多然不免拉扯形迹由其天分

物要歸於清談揮塵無一毫作態乃為佳耳然微之稱

非知此詩之境者何以知之以其五言知之蓋五言亦

歌行頗跌千年魑魅逢華表九日茱萸作佩囊再足兩

本意亦善惡灰生齊一貫祇應斗酒任蒼蒼右李東川雜興詩歌行之極軌也其餘名篇了然易見唯此不易知也余生平數四擬之唯回馬顧柏樹歌稍

似附錄
於後

泰山兮寵崑下宜柏兮上宜松松是仙人家柏作神鬼
宮秦皇筭日無仙才欲攀松樹望蓬萊飄風驟雨不能
下獨立徘徊一松下後來封禪凡幾君時君無德况羣
臣霍家都尉灰山頂漢武忽忽旋玉輪自此羣臣陪泐
駕行到松前盡回馬南看十里柏陰陰肅肅泠泠無妄
心乘輿去後此陰在士女時來聽玉琴我筭南行桂陽
道參天翠柏如雲埽株株自謂樑棟材千年枉向荒山
老豈知此山百萬株雲間各有神明扶八十七君屢興
廢明堂梁棟皆北虛從臣同來見此柏亦言名字垂金

王志卷二

四

石當時解笑秦漢君今日幾人如李霍龍藏麟見古今
殊大聖栖栖非小儒頽水牽牛涓投釣阿衡負鼎閔懷
珠社櫟十圍欺匠石卞珪三別困泥塗日暮長風送遶
客且從松子訪盈虛杜詩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鍾伯敬以爲孔碩肆好之
音心栞二韻可以相比亦東川別派也

論七言歌行流品 答陳完夫問

古之詩今之會典奏議之類今之詩歌古之樂也四言
如栞五言如笙簫歌行七言如羌笛琵琶絃雜管故
太白以爲靡然人不能無哀樂哀樂不能無偏激感宕
故自五言興而卽有七言而樂府琴曲希以贈答至唐

而大盛凡四言五言所施皆有以七言之者而體製殊焉初唐猶沿六朝多宮觀閨情之作未久而用以贈答送別分題或拈一物一事爲興篇末乃致其意高岑王維諸篇其式也李白始爲叙情長篇杜甫亟稱之而更擴之然猶不入議論韓愈入議論矣苦無才思不足運動又往往湊韻取妍鈞奇其品益卑駸駸乎蘇黃矣元白歌行全是彈詞微之頗能開合樂天不如也今有一壯夫擊缶喧呼口言忠孝有一盲女調絃曼聲搬演傳奇人將喜喧叫而屏絃索耶抑姑退壯夫而進盲女也韓白之分亦猶此矣張籍王建因元白諷諫之意而

王志卷二

五

述民風盧仝李賀去韓之粗獷而加恢詭鄭夬陸龜蒙等爲之而木訥纖俗李商隱之流又嫌晦盪其中如叙事抒情諸篇不免辭費猶不及元白自然也李東川詩歌十數篇實兼諸家之長而無其短參之以高岑王李之澤運之以杜元之意則幾之矣元次山又自一派亦小而雅

論文法

答張正賜問

文有時代而無家數今所以不及古者習俗使之然也韓退之遂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如是僅得爲擬古之文及其應世事迹人地全非古有則失其故步而

反不如時手駕輕就熟也明人號爲復古全無古色卽退之文亦豈有一句似子長揚雄耶故知學古當漸漬於古先作論事理短篇務使成章取古人成作處處臨摹如仿書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帳記皆可摹古然後稍記事先取今事與古事類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與古事遠者比而附之終取今事爲古所絕無者改而文之如是非十餘年之專功不能到也人病在好名欲速偷嬾姑息孰冝三年而刻楮葉七日以削棘猴故自唐以來絕無一似古之文唯八家爲易似耳今貶八家不得言文及其作文更不如八家以八家亦

自有二三年工力乃可至也詩則有家數易模擬其難亦在於變化於全篇模擬中能自運一兩句久之可一兩聯又久之可一兩行則自成家數矣成家之後亦防其泛濫詩者持也持其所得而謹其易失其功無可懈者雖七十從心仍如十五志學故爲治心之要自齊梁以來鮮能知此其爲詩不過欲得名耳杜子美詩聖乃其宗旨在以夙驚人豈詩義哉要之聞道猶易成文甚難必道理充周則詩文自古此又似易而愈難非人生易言之境也孔子大聖發憤忘食其教人不憤不啟請一言以蔽曰憤而已憤者非欲人言好乃憤己之不好

憤則勤學學而愈憤終身僂勉惟日不足而何道之不聞

論文法 答陳完夫問

文體之別士衡賦已詳矣今所問作法也作法搆思陸賦亦能盡之所疑者時代區分古今遂有雅俗也帝曰兪制曰可旨依知道了其用一也而豈可同乎今欲改知道了爲兪則愈增其醜以了字入文則必不可行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故嘗謂文無家數而有時代一代之語不可仿古要須擇其雅言耳

不仿古而必擇雅謂詔令奏疏告諭應用之文也若詞

王志卷二

賦文誄論議銘記愈古愈工而亦不能強似者習相遠也自作賦外言今事輒有今意意今則語凡記述之文純是今事今人言語意趣皆異古人安能古乎故士衡曰選言貴妍又曰雖愛必捐修詞立誠難之難也是以史傳之文必難近古誄銘論記乃可摸矣後世修史能刪館彙十分之九削聞人千分之八庶乎見精采乎若記事本末則不妨詳盡盛衰存亾之機古今一也

八家之名始於八比其所宗者韓也其實乃起承轉合之洽耳固無足論也退之自命起衰首倡復古心摹子雲口誦馬遷終身爲之乃無一似最名者記張巡傳毛

穎游戲之作宜可優孟乃亦是凡近之詞其述睢陽便似小說反不及侯朝宗馬伶傳爲能起予蓋懲子雲之擬論語而創爲遺兒取神之術者也夫神寄於兒遺兒何所得神優孟去其衣冠直一優耳不學古何能入古乎古之名篇乃自相襲由近而遠正有階梯譬之臨書當須池水盡墨至其渾化在自運耳晉人行草大抵相類漢魏之文約略大同知此可知學古矣

論五言作法 答陳完夫問

輕舟縱巨壑獨載神風高孤行無四鄰窅然喪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招揚帆挂浮雲擁楫玩波濤管人

王志卷二

觀九江千里望神皋浩蕩開荆揚渾淙聽來潮聖游豈能從陽島尙嵯嶢川靈翳桂旗仙客閱金膏委懷空明

際傲然歌且謠 入彭蠡望廬山作

俗人論詩以爲不可入經義訓詁此語發自梁簡文劉彥和又云不可入議論則明七子懲韓蘇黃陸之敝而有此說是歧經史文詞而裂之也或不遵其言又腐冗叫囂而不成章余幼時守格律甚嚴矩步繩趨尺寸不敢失及後貫徹乃能屈刀爲鏡點鍊成金如此篇皋湖二韻是考据也自秦以來說九江者多誤斷以史記廬山觀九江而禹貢大明江漢朝宗之語毛詩傳謬說而鄭康成因之宋儒好駁古人獨奉此爲不刊之解欲以戒強侯懲荆蠻迂誕甚矣舜禹至聖豈欲荆人奉朝貢而豫憂其不宗耶且不願爲科條而爲隱語於報銷冊中尤爲可笑故因以潮潯解之孔殷朝宗者告成功而滔千里海潮逆上至於潯陽言孔殷朝宗者告成功而防涌潰也陽鴈攸居亦不足記聖帝聖相何取於鴻雁之知時此亦儒生淺陋之見故又釋爲陽島島者水中

之山陽者水北之稱言江漢安流而江北山陵不復懷
襄也卅字中考證辯駁從容有餘若不自注誰知其迹
此之謂與

神山夙所經未至已超夷况茲澄波棹翼彼祥風吹眞
靈無定形九面異圓虧晴雲穴內蒸積石露嵌奇江湖
汨無聲浩蕩復逶迤呼風陵紫煙漱玉吸瓊脂賞心不
期游誰識道層案若有人世情暫來被塵羈

望巫山作

右與望廬山詩皆學謝赤石帆海光陰往來神光離合
五言上乘也謝詩以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爲警策
爲其詩足狀海非爲海賦詩也一北一壑則有畫工寫
景之汰五岳溟瀆非神力舉之不足以稱虛舟一句所
謂納須彌於芥子而所以有力者乃在海月二句以景
運情卽所謂點景也詩涉情韻議論空妙超遠究有神
而無色必得藻采發之乃有鮮新之光故專學陶阮詩

王志卷二

九

必至枯淡此詩脂韻與上篇膏韻
皆點景之句而通首盡成煙雲矣

崇高極富貴巖壑見朝廷盤道屯千乘列柏棲萬靈伊
來聖皇游非余德敢升良月調吉朔攀天謁明庭時雨
應靈風開煙出北陵僊華潤春丹高樹益秋青肅肅懌
神志杳杳躋玄局翼如兩嶂趨偉彼四嶽亭柴廡庶有
秩端居心載靈 孟冬朔登泰山詩

余卅年與龍大二鄧登祝融相角爲詩彌之每出益奇
余心懣焉其警句今了不記但記土石爲天色可謂一
字千金矣又卅年獨游東岱心未嘗不忪彌之才筆竭
思凝神忽得升韻喜曰吾壓倒白香亭矣卽升仙門旁
踞石寫寄誇之益此乃登嶽詩非游嶽更非游山也從
容包舉又焉用石破天驚爲哉其秋青二句亦仍學謝
觀此可悟學

古變化法

恒馳域外觀久負門前山不有遠客招豈憶靈境閒聯
屐訪松厓春煙潤苔斑鳴泉導我步登降弄潺湲蘿垣
隱廣殿楚色浩雲欄釋君簿領心坐話湘州寬旁尋嶽
雲石下插水麓彎平臺納川光城郭靜孱顏夕陰館宇
多但笑客欲還踐沙送回棹望子杳靄間還登橘頌亭
騁此幽裏慳揮手已塵外維舟從白鷗徐幼穆招游麓
山寺夕送渡湘
仍登赫戲臺循屈祠山徑
還舟復於東洲補作寄徐
語云良工不示人璞然得名人橐本觀其筆削神智頓
增完夫世講見余此詩原本及後改定數字當有悟矣
此游山詩非身到尤不覺其爲
畫工也與前三首有仙凡之別

論文體單複

答陳完夫問

王志卷二

十

古今文體分單複二派蓋自六經已來秦漢之後形格
日變要莫能再創他體也至詭異者莫如陳隨駢四儷
六古文所無蓋由宮體而變晉宋諸賦雖有偶句非其
趣也文孔演易全用複體商書多單周書多寓複於單
尤爲雋永而禮記文最工雖聖作不能勝也以檀弓公
羊傳記事與左傳比之同記一事精神迥異便知七十
子之聖於文矣然皆單行不可複也複者文之正宗單
者文之別調以徐庾爲駢體則非

論詩文體式

答陳復心問

詩緣情而綺靡

詩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風上化
下使感於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

意託物起興使吾志曲隱而自達聞者激昂而思赴其所不及設施而可見施行幽窈曠朗抗心遠俗之致亦於是達焉非可快意騁詞自狀其偏頗以供世人之喜怒也自周以降分爲五七言皆賢人君子不得意之所作晉人浮靡用爲談資故入以玄理宋齊游宴藻繪山川梁陳巧思寓言閨闈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於文雖理不充周猶可諷誦唐人好變以騷爲雅直指時事多在歌行覽之無餘文猶足艷韓白不達放弛其詞下逮宋人遂成俳曲近代儒生深諱綺靡乃區分奇偶輕詆六朝不解緣情之言疑爲淫哇之語其原出於毛鄭其後成於里巷故風雅之鄭息焉

賦體物而瀏亮賦者詩之一體即今謎也亦隱語而使

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傷相繼政俗無裨故不爲也莊論不如隱言故荀卿宋玉賦因作矣漢代大盛則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諷其君太冲安仁發摠學識用兼詩書其文爛焉要本隱以之顯故託體於物而貴清也碑披文以相質碑始於廟碑文則始墓道以文迷事而不可以事爲主相質者飾質也

王志卷二

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銘記一類也言欲博典欲約箴頓挫

而清壯箴當從耳聽故尚頓挫頌優游以彬蔚後世之頌皆應制贊入人之文故貴優

游不可

妄譽以上有韵之文詩之支流專主華飾

論精微而朗暢是非不決論以明之故必奏平徹而閑

雅奏施君上故說焯焯而諳誑說當回人之意改已成必氣平理徹

詐也

以上皆無韻之文單行直叙

雖區分之在茲亦禁哀而制放內不可放哀要辭達而理

舉故無取於冗長

論漢唐詩家流派

答唐鳳廷問

今之詩歌六義之興也與風雅頌賦異體論者動言法三百篇亦可法荀宋賦乎上古之詩卽喜起麥秀之篇具有章法唯見枚蘇皆在漢武之世則學古必學漢也漢初有詩卽分兩派枚蘇寬和李陵清勁自後五言莫能外之李太白云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此言非是太白貴四言何以反獨工七言四言詩韋孟不及稽康稽詩復不可學蓋四言詩者興之偶寄初無多法不足用功五七言詩乃有門徑唐人初不能爲五言杜子美無論矣所稱陳子昂張子壽李太白纔劉公幹之

一體耳何足盡五言之妙故曰唐無五言學五言者漢魏晉宋盡之齊梁至隋別荆律詩一派卽杜所云庾鮑陰何清逸苦心者也杜五言律克盡其變而華秀未若王維則五律亦分兩派矣七言開合動盪無所不有始擴於鮑照王筠諸人直通元白盧仝鐺又溫李皮陸而李東川兼有其妙王楊盧駱以齊梁排偶法爲七言又一派也例以五言則四傑七言律餘皆七言古體乎七律亦出於齊梁而變化轉動反局促而不能騁唯李義山頗開町畦馳騁自如乘車於鼠穴亦自可樂殊不足登大正堂也七絕則上繼皇古下開詞曲王少伯足兼

之不必以時代限王阮亭袁簡齋皆可開口然不足以
言詩

論七言絕句法

答陳完夫問

七言絕句難作夜雪集序已詳言之今但標舉名篇
以爲楷式

爲政心閒物自閒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明宰
羨爾城頭姑射山

此篇超妙爲絕句上乘所謂羚羊挂角不著一字者
也欲知其超但看太白詩問余何事棲碧山一首乃
世所謂仙才者與此相比覺李詩有意作態不免村

王志卷二

三

氣李選字皆妍麗此則拉雜如神明宰等字比之桃
花流水等字雅俗相遠而俗者反雅雅者反俗何耶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
高高秋月照長城

此篇聲調高響明七子皆能爲之而不贖人意者彼
浮響也此何以不浮則以新舊二字相起意味無窮
杜子美聽猿奉使亦以虛實相起彼則笨伯此乃逸
才能使下二句亦有神彩又是何故

朝日殘鶯伴妾啼開簾只見草萋萋庭前似有東風入
楊柳千條盡向西

此篇超妙似姑射山意味如舊別情亦以東西二字
相起非獨人不覺作者亦不自知也其如何得此如
何下轉語亦不能名言但恰如人意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烟散入五侯家

言恩不及他處也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
簾外春寒賜錦袍

言無寵者獨寒也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

王志卷二

十四

夜半鐘聲到客船

言一日夜無人肯到船

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獨把一麾江海去
樂游原上望昭陵

言不及仕太宗朝

此四篇皆言在此而意在彼前三首皆太不著迹反
不如點破無能爲醒豁但意含怨望非詩人旨君不
及太宗不仕可也不可仕而譏之柳子厚云春風無
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責己恕人庶可以怨

碧繡檐前柳散垂守門宮女欲攀時曾經玉輦從容處

不敢臨風折一枝

水邊楊柳麴塵絲立馬煩君折一枝唯有春風最相惜
殷勤更向手中吹

此二篇因景造情婉而多致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
遙見飛塵入建章

此卽事寫景與太白白馬驕行篇同彼云美人一笑
蹇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則不及鳴箏者之嬌貴也
故詩須有品豔體尤宜名貴

論文 答陳深之

王志卷二

五

文無專家余叙文稗已詳言之然初學就所近而教習
之又有分途有韻者不論叙事議論略有三派如公羊
傳禮記每言史事只如譚經蓋七十子之文授泐聖師
非文家所及其說義理多而不厭平而不冗驟不可學
終亦難希此有其境而無其階荀孟賈戴似若可幾而
究非其類也此外文家則單複二泐單者頓挫以取回
轉複者疏宕以行氣勢兒神相變卽所謂物襍故文也
故國策史記賈鼂向操諸人能用單國語班書東漢以
至梁初諸家之文善用複不能者襲其兒單者純單始
於北周而韓愈揚其波趙宋以後奉宗之至近代歸方

而靡矣復而又復始於陳隋而王勃等漏其泥中唐以後小變焉至南宋汪陸而塌矣元結孫樵化複爲單庾信陸贄運單成複皆似有使轉而終限町畦卒非先覺反失故步故觀於汪中憚敬袁枚之徒體格無存何論氣韻其餘如魏侯之紀事乃成說部洪吳之駢儷不如律賦茲非學者之明戒與余少學爲文思兼單複及作桂陽圖志下筆自欲陵子長讀之乃顧似明史意甚惡焉比作湘軍志庶乎軼承祚覲蔚宗矣志銘小記叙則置於晉宋之間可以亂真然嘗自貴其有韻之文以其本從詩出如欲標榜吾文非知己也深之固喜文者將

已
歸留紙請吾論文聊書其旨以質焉言不豫思紙盡而

論詩法

答唐鳳廷問

古之詩以正得失今之詩以養性情雖仍詩名其用異矣故余嘗以漢後至今詩卽樂也亦足感人動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諫爲本專爲人作今以託興爲本乃爲已作史遷論詩以爲賢人君子不得志之所爲卽漢後詩矣詩主性情必有格律不容馳騁放肆雕飾更無論矣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無所感則無詩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則不成詩生今之世習今之俗自非學道有得超

然塵盞焉能發而中感而神哉就其近似求之觀古人所以入微吾心之所契合優游涵詠積久有會則詩乃可言也其功似苦其效至樂究而論之如屠龍刻棘無所用之人生百年幸有可樂殊不必勞心於至苦運神於無用故余之論未嘗勸人學詩誠見其難也然余生平志趣學問皆由詩入則天性所近工夫自然初亦不料其通於大道有如是效驗也孔子稱夔不習於禮則神於樂者尙有不達斯古人之異與學詩當徧觀古人之詩唯今人詩可不觀今人詩莫工於余余詩尤不可觀以不觀古人詩但觀余詩徒得其襍湊摸倣中愈無主也總之非積三四十年不能盡知古人之工拙以三四十年之工力治經學道必有成因道通詩詩自工矣若性好文采樂於吟詠則由詩悟入亦自捷徑而非可強求也

答陳完夫問

賦以荀子爲正體宋玉大小言猶近之高唐好色則學楚詞漢人遂純乎詞矣騷之正宗後無作者東方劉向皆擬九章耳

問騷賦二體而漢魏賦多擬騷

風之用神頌是詩一體耳雅出於風而意必顯雅頌可無

問首風之意

國史以尙書爲正宗史記自成記本不爲史國史效之
耳左史記言之作也右史記動則竹書紀年春秋仿之
以爲經

問史記非國書之法

讀史無所爲法修史乃有法耳今之讀史者或記大事
論一代興亾或記典故供文筆驅遣皆不必問其史筆
何如如欲修史乃言三長則平管論之屢矣班書有學
而無識范書有識南齊書亦有識宋史最蕪而范仲淹
傳獨有識金史亦不足言而食貨志有學明史無學識
而文獨雅是亦有才宋魏書成於一人

問讀史修史之法

九章是賦天問是贊大招是誅卜居漁父是詞說故自

王志卷二

六

來以屈爲詞賦祖以司馬爲文章祖

問楚詞之體不一

跋

湘綺夫子既喪之八年癸丑春季長沙彭孝廉峻伍先生議錄全集行世徵於同門友好率重其事而屬飛鵬爲紀綱飛鵬不敢辭也敬尋夫子所著書已刊未刊或已刊而燬不下四十餘種凡已刊有版存湘潭王祠者曰周易說十一篇曰今古文尙書箋二十九篇曰尙書大傳補注七卷曰詩補箋二十卷曰周官箋六卷曰禮經箋十七篇曰禮記箋四十六篇曰春秋公羊何氏箋十一篇曰春秋例表三十八篇曰穀梁申義一卷曰論語集解訓二十篇曰爾雅集解注十九篇曰莊子內篇

跋

一

注七篇雜篇注二篇曰墨子注七十一篇曰鶡冠子注一卷曰楚詞釋十篇附高唐賦注一篇曰湘軍志十六篇曰湘綺樓文集八卷曰湘綺樓詩集十四卷曰唐詩選十三卷曰詞選三編曰詞鈔一卷曰王志一卷計二十三種曰八代詩選二十卷版存湖南圖書館曰箋啟八卷致自衡陽程氏俱多殘闕爲分別摘補數十版其詩集已刊者原有夜雪集夜雪後集周甲七夕詞鄂版已燬重刊爲別集三卷以合於十四卷之後又以伯亮徵君所編年譜六卷付刊弁首都爲王湘綺先生全集二十六種若夫東安縣志七篇桂陽州志十七篇衡陽

縣志十篇湘潭縣志十二篇王氏族譜四卷雖已刊行
官書家乘不入本集其應入本集版在蜀中者有夏小
正注一卷逸周書注七卷八代文粹四十卷未刊者有
老子注一卷史贊十七卷阮詩評一卷漢魏六朝文選
一名弘道集若干卷唐十家詩選十六卷又湘綺樓詩
集未刊者四卷杜若集二卷外集二卷文集未刊者十
八卷王志續四卷日記若干卷書成散逸者王氏交友
傳四卷道咸以來所見錄若干卷其他諸子史及漢魏
以來古詩時以所得隨加評校含英咀華煥乎其文師
書難讀搜輯付刊期之異日其庶幾矣茲役集賞同門

跋

二

者有桂陽鄧國薰劉映葵衡陽李况松左全志非同門
者寶慶晏孝澤李伯偉東安賓步程易允森湘潭羅兆
麒衡陽蕭度永明唐陶衡山趙聚垣零陵馮天柱柳縣
張子卿長沙劉克剛劉苾梁良士嘉禾羅樹藩桂陽程
國器等例並著之云弟子雷飛鵬謹識時甲子夏六月

